射風・溺愁

昨天談起了英文中一些比較特別的動詞，如手拿着一杯酒只是慢慢地輕呷一口，整個鐘頭也未有喝乾一杯，稱之爲「香護着一杯酒」；而將時間打發過去，則稱之爲「殺戮時光」。

這些「香護」、「殺戮」等等動詞，當然都是十分特別，而單從字面，很難捉摸到眞實的意義，究竟是何所指的？

今天繼續說幾個，與此類動詞大致相同的例子。

舉例說：「射擊微風」（SHOOTING THE BREEZE），這又作何解呢？假如單憑字面去推測，幾乎沒有什麼可能性是能夠推測得到事實上，所謂「射擊微風」，指一個人用方法去配了憂愁，這種方法，用到一個「溺」字，實在是難以想像的。

不過一般人忘憂的最慣用方法，是「借酒澆愁」，所以這一個「澆」，與「溺」起碼有說是完全沒有相似之處的。

由此可以推測到，歐西人士用以消愁的辦法，相信十居其九亦以酒爲秘密武器，這一點則似乎古今中外均相同的。

又舉另外一個例子，「溺死憂愁」（DROWNING THE SORROW），是指一個人用方法去配了憂愁，這種方法，用到一個「溺」字，實在是難以想像的。

外國風詞

「媽咪先生」的啓示

男士們看了「媽咪先生」，半數以上「草」一聲說：「瘋機。」

是有一些瘋機。一個出外做事的男人即使回家洗衣、吸塵，又怎會連洗衣機也不會開動，連吸塵機也不懂控制的？弄到故障連連，翻天覆地，以博觀衆一笑罷。

但我以爲編導的意思不重外在，是想說明女子在家中的能幹。故身爲男士，無須激氣。

美國人漸漸重視小家庭生活，在家做家務，照顧子女，都是十分自然的事。人們不應看輕那個做家務的人。這才是「媽咪先生」的主題。

因此，我們不要閉着眼說美國電影怎樣怎樣不好了。敢問過日子，這就是幸福。妻子爲丈夫、妻子、兒女，溫馨的生數以上「草」一聲說：「瘋了兒女不能出外工作，或是孩子出外工作了，就要夫代妻職。」

紫水日朗　謝雨凝

「媽咪先生」並不是香港式的人情。它只是編導者心目中的空中樓閣。像個濃縮了的肥皂劇。所以它收入過了千萬元。不值得太高興。

我期待香港電影有溫馨的家庭題材，增加祥和之氣。

香港各大電影公司主腦人：你們敢投資拍如此純正溫馨的家庭題材麼？

看電影的經驗告訴我，像「媽咪先生」那樣的戲，一定是低成本的作品。應該最宜發行網不大的香港電影公司攝製。但請不要跟我說：我們不是有「表錯七日情」麼？

不同的。「表錯七日情」是十分自然的人情。現實是這樣的九亦以酒爲秘密武器，這一點用以消愁的辦法，相信十居其九亦以酒爲秘密武器，這一點則似乎古今中外均相同的。

「媽咪先生」的啓示

男士們看了「媽咪先生」，半數以上「草」一聲說：「瘋機。」

是有一些瘋機。一個出外做事的男人即使回家洗衣、吸塵，又怎會連洗衣機也不會開動，連吸塵機也不懂控制的？弄到故障連連，翻天覆地，以博觀衆一笑罷。

但我以爲編導的意思不重外在，是想說明女子在家中的能幹。故身爲男士，無須激氣。

美國人漸漸重視小家庭生活，在家做家務，照顧子女，都是十分自然的事。人們不應看輕那個做家務的人。這才是「媽咪先生」的主題。

因此，我們不要閉着眼說美國電影怎樣怎樣不好了。敢問過日子，這就是幸福。妻子爲丈夫、妻子、兒女，溫馨的生數以上「草」一聲說：「瘋了兒女不能出外工作，或是孩子出外工作了，就要夫代妻職。」

紫水日朗　謝雨凝

「媽咪先生」並不是香港式的人情。它只是編導者心目中的空中樓閣。像個濃縮了的肥皂劇。所以它收入過了千萬元。不值得太高興。

我期待香港電影有溫馨的家庭題材，增加祥和之氣。

「分而治之」的新議局

布政司夏鼎基透露港府檢討地方政制的結果，宣佈了多項建議，主要是增加區議會民選議席與在新界成立區議局。前者相信贊成者多，而後者則可能反對的人越來越多。首先，對夢花議員，就認爲在新界另設議局，是架床疊屋之舉。

茗翁覺得，新界原來已有鄉議局，現在又設區域議局，出現兩種議局，除了架床疊屋，浪費納稅人的金錢，得無有「分而治之」之嫌乎？

據夏鼎基局類似，鄉議局則如往常，只負責提供意見。他建議鄉議局若干新人，應成爲區域議局當然議員。這就製造了鄉議員與「新」、「舊」的矛盾，爲什麼鄉議局的舊人不能成爲區域議局的當然議員呢！

目前，聽說新界鄉紳多贊成設立區域議局。著者是因爲區域議局雖有架床疊屋之弊，而未見「分而治之」的事實。但是，新界議局附雙包，作用是很明顯的。將來若果成事，在兩個議局的分工與合作之間，必定矛盾多，此所以茗翁預言反對者可能越來越多也。

先於胡適四十年

溪胡之功，終不可沒。

中華書局近刊印「胡適往來書信選」上中下三大集，幾等於民初至解放整部文化史——包括教育、文化學術研究、戰時外交活動與政治內幕之全部文獻。

黃公度已看到今日的中文簡體字之必然出現的「未來世界」了！時在光緒四年至七年，即明治十年後也。下距民八之胡適之「文學改良芻議」早了四十年，吾人純不合十項體於嘉應黃公度快，蓋有因也。

然胡氏之前約四十年，黃遵憲的「日本國志。學術志」，又變一字體，爲愈趨於簡，愈趨於便者乎？……。」

黃公度已看到今日的中文者少；語言與文字合，則通文者多，其勢然也。然則日本之假名（字母），有神於東方文教者多矣，庸可廢乎？……然中國自虫魚雲鳥，屢變其體，而後爲隸書鳥草書。余烏知夫他日者，不又變一字體，爲愈趨於簡，愈趨於便者乎？……。」

如是我聞隨筆

陸天壹

資料，書厚而重，價（平裝九十，精裝百五）不平而銷行速度快，蓋有因也。

憲的「日本國志。學術志」，黃遵憲的「日本國志。學術志」，趙元任博士論語言學，云日本文化的先知先覺。

既有拼音字母又有漢字詞彙，佔語言與文字雜，則通盡了語文方便的地步，信然。

醒目詞語

生查子　區域議局

對鄉議局來，似唱對台戲。
借問夏先生，考慮周詳未？
議局鬧雙包，究竟有何味？
世上好多名，何必同聲氣！

港九港澳

擇抉新臨面

港府透露了一大堆地方行政改革計劃，同時準備擴大區議會民選議席等等，一時間，似乎眞的有意把「權力下放」。

道朝早，半山區的晨運客也關哄哄的議論這個問題，陳伯道：「港府老早就該實行民主開放政策啦，殖民主義政策實在太落後了？」權叔道：「港府經常受到壓力團體攻擊爲不民主，今次遇到九七問題，才順水推舟。九七之後，中國收回香港主權，也不得不在香港實行民主啦，那時候，英國只要籠絡住治港的港人，便仍然有其影響力了。」盧老道：「我們已幾十歲，不民主也過了幾十年，將來民主，和我們亦關係不大啦！」陳伯接口道：「那不是這樣講，我們還有子孫後代，難道也要他們像我們那樣任人擺佈？」盧老道：「將來民主選舉，也不會輪到我同你當選啦！」權叔道：「我們不會當選，但我們有權選舉我們喜歡的人。」就要認眞地去選舉，如選了個奴性議員，那麼民主也有屁用！」

港人面臨新抉擇，頭腦認眞要清醒。

兩頭尖・鼠糞・竹節香附

鼠糞，又叫做鼠矢、藥用。」

此物之用途，可治腰兩頭尖、鼠糞。由於古人說雄鼠之糞是兩頭尖的，所以兩頭尖於附子之類，故若供藥用，僅可用微量；通常是作外用藥，研成細末，撒在膏藥上，敷貼風濕關節疼痛。

據「山東中草藥手冊」載：治慢性關節疼痛，其治法是用：兩頭尖（竹節香附）八分，防風三錢，牛膝四錢，威靈仙四錢，松節二錢，鷄血藤五錢，水煎服。

本文說明兩頭尖有兩種，一種即是雄鼠屎，另一種即上述之「竹節香附」，但兩種東西之等地。「品彙精要」說：「兩頭尖，乃附子之類，皆美亦相似，其根因涉及同名異類，故特而兩端皆銳，故以爲名也。出陝西。春生苗，二月、八月取根搗碎入酒，可治腰痛。」

醒目

有了他年年都是冠軍

有人，就像一座寶庫，蘊藏着各式各樣的寶藏。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多方面的人物。

有一件事，可以說明他的另一個方面的才能，而這個方面又是一般人比較罕見的。

在他考入燕京大學之前，燕京大學的排球隊是沒有什麼表現的。可是，在他燕大讀書的那幾年，燕大的排球，年年都是校際比賽的冠軍。

他畢業之後，燕大的排球隊，又開始輪球了。直到他回到燕大讀研究院，燕大排球隊又恢復了年年冠軍的榮譽。

他的這一方面說明什麼呢？這說明了他的領袖的才能。一個球隊，需要一個像會打敗仗。這樣的事實，是經常出現的。

在球隊中，常常有一個人是全隊的靈魂。在比賽中，有這樣的一個人在場，大家的精神就會安定下來，大家的心情就會感到舒暢，就會有勝利的信心，就會有雷霆的魄力。每一個人都會受到鼓舞。每一個錯誤，都會被及時糾正。這個人不但能夠團結自己的隊員，而且對全局的形勢也會有清晰而且正確的判斷。對對方的强弱虛實，也特別敏感。他可以隨時調動積極的力量，揚長避短，克服困難，爭取勝利。

他，林啓武，就是這樣的一個人，就是這樣的一個隊長。

尚京專欄

話說職業貴賤

職業無分貴賤這話，人人曉講。有人爲了强調這句話的意義，用上了勞工神聖四字。在下才疏學淺，不知此四字出自何經何典。共黨國家勞工是無產階級，理所當然的神聖，毋須乎强調。工商社會强調勞工神聖，恰好說明職業分貴賤，就是怕人家輕視勞工，才去神神聖聖。

什麼？工商社會職業無貴賤之分？唔係講笑吧？在香港，職業同一行業的等級劃分就十分嚴格。吃皇家飯的公務員爲，分十三級；善鬼佬睇樓，第一級的揸街茂和第十三級的港會先生，一個打屁股，一個打邊爐，差得遠。決定職業之貴賤，有時不在於職業之本身，而在於收入之多寡。

職業貴賤，分十三級，一個「佬」字的行業，例如教師佬、巴士佬、仔作佬、公仔佬、寫稿佬、豬肉佬、泥水佬等等。

你聽過有人叫醫生做醫生佬，叫騎師做騎師佬的乎？

一鳳樓的蕭姑娘，月入一二萬，誰敢說蕭姑娘的是賤業？笑貧不笑娼，銀紙決定職業之貴賤，也決定社會地位之高低。套一句文藝腔，硬給它派一個賤字，職業孰高孰賤，孰貴孰貴，往往使初到貴境的新移民無所適從。讓在下給你指點迷津吧。

大凡後面可加一「佬」字的職業，一定好打有限公司，無須多說。

醒目

「熱窩」實是「冷窩」

正在南斯拉夫舉行的第十四屆冬季奧運會，將於明日閉幕。此次奧運會是八日開始，已歷時十一天。舉行冬季奧運會的地方，是南斯拉夫的「薩拉熱窩」。

這城市不僅是譯音名稱相當特別，而且是一個歐洲古代的名城。

從「薩拉熱窩」這名稱看來，它是一個熱氣騰騰的「熱窩」吧？非也，這是譯音而已，它的原名是SARAJEYO，從前譯作「薩拉琪伏」，現在則譯作「薩拉熱窩」。它不僅不是「熱窩」，而且是「冷窩」。若據譯音來望文生義，就會弄錯了。

「薩拉熱窩」幾乎位於南斯拉夫的中部，由於它的西北部有「狄那里阿爾卑斯山脈」，把從亞得里海吹來的熱風擋住，所以這城市的冰雪期，一月起，延續至第二年的四月底。這也是由於冰雪期很長，頗爲適宜於溜冰的原故，所以有舉行冬季奧運會的理想地。

「薩拉熱窩」是一座歷史名城，名勝古迹很多。而且市內還不僅有十九世紀的奧地利式的黃褐色建築，同時還保留有不少古老的手工藝品。

「鄉水」與「情無夜昨」

「溫馨集」與「臨歧」兩作，且都言之有物而又在不同編導的處理下，各有不同風格。溫馨集的「昨夜無情」，早已在鄉台播映過，是講一雙感情上已呈現裂痕，仍同處一室的青年夫婦，她已下了分手決心，他卻仍圖續圓鴛夢，全劇都在昏暗的臥室內不斷對話中進行，話又不容對話中進行，話又不作交代，任由觀衆們去判定他們應否離婚。

臨歧的「水鄉」是講離島的一位村姑，到市區的脂粉地獄混過一段日子後回鄉，因已懷了身孕，謊說嫁了個海員，丈夫已隨船遠航北歐，她祇好回娘家待產。母不諒解她，哥哥却同情她，偶然來作郊遊的女伴遇見而揭穿她的眞相，使她大感彷徨，但也祇能接受明道理哥哥的安慰，她也表示堅決要生下孩子來相依爲命，撫養到孩子長大成人。

她雖在風塵中混過，似乎還未知道養大個孩子該有多大的困難。

「醒目」詞語

生查子　區域議局

對鄉議局來，似唱對台戲。
借問夏先生，考慮周詳未？
議局鬧雙包，究竟有何味？
世上好多名，何必同聲氣！

醒目

四七・沒收電線

何明聽了「嘀嘀」問：「那麼，交由你們去安裝，要付給你多少錢呀？」

沙胆雄說：「安裝費五百元。」

那是七年前的事，那時候的五百元，比現在的二千元還要值錢。何明一個月的人工，還不到一千元，這個數字當然令他吃不消，於是，他說：「雄哥，五百元這麼多，我那裡拿得出呢？」

「如果你拿不出五百元，那就算了！」

「那麼，我那一批電綫——」

「哦，說起你那一批電綫，那是屬於犯法的事，已經給電燈公司的人沒收了！」

「沒收了！」何明登時爲一怔，說道：「那些電綫是我自己出錢買回來的呀！」

可不，何明爲了購買這些電綫，花了不少時間，那些電綫有些是在雜架攤買的，有些是在地盤軌拾的，有些是在電器店買的，合共也花了一百多元。

沙胆雄說：「你偷電用，人家只是沒收你的電綫，已經算是對得你住了，你還不滿足！」

「那麼，下面那些木屋區，不也是偷電用嗎？爲什麼他們又可以這樣做呢？」何明不解地問。

「你這個人，眞是食古不化，你以爲偷電這件事，是人人都可以做的嗎？」

「那又要什麼人才可以做呢？」何明仍然不明白沙胆雄的意思。

山谷人家　生齊

「媽咪先生」的啓示

男士們看了「媽咪先生」，半數以上「草」一聲說：「瘋機。」

是有一些瘋機。一個出外做事的男人即使回家洗衣、吸塵，又怎會連洗衣機也不會開動，連吸塵機也不懂控制的？弄到故障連連，翻天覆地，以博觀衆一笑罷。

但我以爲編導的意思不重外在，是想說明女子在家中的能幹。故身爲男士，無須激氣。

美國人漸漸重視小家庭生活，在家做家務，照顧子女，都是十分自然的事。人們不應看輕那個做家務的人。這才是「媽咪先生」的主題。

因此，我們不要閉着眼說美國電影怎樣怎樣不好了。敢問過日子，這就是幸福。妻子爲丈夫、妻子、兒女，溫馨的生數以上「草」一聲說：「瘋了兒女不能出外工作，或是孩子出外工作了，就要夫代妻職。」

紫水日朗　謝雨凝

「媽咪先生」並不是香港式的人情。它只是編導者心目中的空中樓閣。像個濃縮了的肥皂劇。所以它收入過了千萬元。不值得太高興。

我期待香港電影有溫馨的家庭題材，增加祥和之氣。

香港各大電影公司主腦人：你們敢投資拍如此純正溫馨的家庭題材麼？

看電影的經驗告訴我，像「媽咪先生」那樣的戲，一定是低成本的作品。應該最宜發行網不大的香港電影公司攝製。但請不要跟我說：我們不是有「表錯七日情」麼？

不同的。「表錯七日情」是十分自然的人情。現實是這樣的九亦以酒爲秘密武器，這一點用以消愁的辦法，相信十居其九亦以酒爲秘密武器，這一點則似乎古今中外均相同的。

醒目

「嫁咗老公生咗仔」變作阿婆有眼睇

幾個女友茶聚，話題自然離不開家庭、孩子，也由於彼此皆是職業婦女，很容易就談到事業與家庭的衝突。

儘管各人家庭背景不同，遭遇的問題亦各異，但感情倒是相當一致的——女人嘛，始終還是自己擁有一份工作爲佳。

其中一位女友剛生完孩子，深有感受：「坐月那段日子，整天躲在家裡休養和照顧孩子，對於外間世界，幾乎一無所知。由於不用上班，連打扮也失去興趣，更遑論注重儀表衣着了。有時落街買東西，也是隨便塗抹一番，穿對拖鞋就算，成個街市婆附身一個模樣下來，對鏡一照，連自己也嚇了一跳，怎麼成了個阿嬸？長期如此，想不做『黃臉婆』也難矣。」

我也有類似這樣的經歷，不要說產假這麼長的日子，有時接連放幾天假期，便不期然的頭髮蓬鬆，衣着隨便，埋首家務，甚至連報紙也不顧着，成個人「放懶晒」！

或許，我們這一階層的人，絕對不同於富有人家的太太小姐——可以有心情整天打扮得漂亮動人、雍容華貴。又或者，人總有那麼一點情性，不用工作，就自覺成爲閒人，甚至認爲躲在家裡，無人要見，也不需要交際應酬，何來打扮的必要？

想想也有點兒道理，難怪現代的婦女都熱衷於出外工作了。起碼，對自己是一種鞭策。

醒目

「嫁咗老公生咗仔」變作阿婆有眼睇

幾個女友茶聚，話題自然離不開家庭、孩子，也由於彼此皆是職業婦女，很容易就談到事業與家庭的衝突。

儘管各人家庭背景不同，遭遇的問題亦各異，但感情倒是相當一致的——女人嘛，始終還是自己擁有一份工作爲佳。

其中一位女友剛生完孩子，深有感受：「坐月那段日子，整天躲在家裡休養和照顧孩子，對於外間世界，幾乎一無所知。由於不用上班，連打扮也失去興趣，更遑論注重儀表衣着了。有時落街買東西，也是隨便塗抹一番，穿對拖鞋就算，成個街市婆附身一個模樣下來，對鏡一照，連自己也嚇了一跳，怎麼成了個阿嬸？長期如此，想不做『黃臉婆』也難矣。」

我也有類似這樣的經歷，不要說產假這麼長的日子，有時接連放幾天假期，便不期然的頭髮蓬鬆，衣着隨便，埋首家務，甚至連報紙也不顧着，成個人「放懶晒」！

或許，我們這一階層的人，絕對不同於富有人家的太太小姐——可以有心情整天打扮得漂亮動人、雍容華貴。又或者，人總有那麼一點情性，不用工作，就自覺成爲閒人，甚至認爲躲在家裡，無人要見，也不需要交際應酬，何來打扮的必要？

想想也有點兒道理，難怪現代的婦女都熱衷於出外工作了。起碼，對自己是一種鞭策。

醒目

「鄉水」與「情無夜昨」

「溫馨集」與「臨歧」兩作，且都言之有物而又在不同編導的處理下，各有不同風格。溫馨集的「昨夜無情」，早已在鄉台播映過，是講一雙感情上已呈現裂痕，仍同處一室的青年夫婦，她已下了分手決心，他卻仍圖續圓鴛夢，全劇都在昏暗的臥室內不斷對話中進行，話又不容對話中進行，話又不作交代，任由觀衆們去判定他們應否離婚。

臨歧的「水鄉」是講離島的一位村姑，到市區的脂粉地獄混過一段日子後回鄉，因已懷了身孕，謊說嫁了個海員，丈夫已隨船遠航北歐，她祇好回娘家待產。母不諒解她，哥哥却同情她，偶然來作郊遊的女伴遇見而揭穿她的眞相，使她大感彷徨，但也祇能接受明道理哥哥的安慰，她也表示堅決要生下孩子來相依爲命，撫養到孩子長大成人。

她雖在風塵中混過，似乎還未知道養大個孩子該有多大的困難。

醒目

「嫁咗老公生咗仔」變作阿婆有眼睇

幾個女友茶聚，話題自然離不開家庭、孩子，也由於彼此皆是職業婦女，很容易就談到事業與家庭的衝突。

儘管各人家庭背景不同，遭遇的問題亦各異，但感情倒是相當一致的——女人嘛，始終還是自己擁有一份工作爲佳。

其中一位女友剛生完孩子，深有感受：「坐月那段日子，整天躲在家裡休養和照顧孩子，對於外間世界，幾乎一無所知。由於不用上班，連打扮也失去興趣，更遑論注重儀表衣着了。有時落街買東西，也是隨便塗抹一番，穿對拖鞋就算，成個街市婆附身一個模樣下來，對鏡一照，連自己也嚇了一跳，怎麼成了個阿嬸？長期如此，想不做『黃臉婆』也難矣。」

我也有類似這樣的經歷，不要說產假這麼長的日子，有時接連放幾天假期，便不期然的頭髮蓬鬆，衣着隨便，埋首家務，甚至連報紙也不顧着，成個人「放懶晒」！

或許，我們這一階層的人，絕對不同於富有人家的太太小姐——可以有心情整天打扮得漂亮動人、雍容華貴。又或者，人總有那麼一點情性，不用工作，就自覺成爲閒人，甚至認爲躲在家裡，無人要見，也不需要交際應酬，何來打扮的必要？

想想也有點兒道理，難怪現代的婦女都熱衷於出外工作了。起碼，對自己是一種鞭策